



# 视美为生命

刘巨德



版,以纪念人民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百年诞辰。

1919年至2019年,是中国翻天覆地大变革的一百年,是中国由弱到强的一百年,是中国文化艺术经受磨难坎坷而复兴的一百年。吴冠中先生从少年至青年再到老年,亲历其间许多巨大变革。

值此富有历史意义的时刻,回望吴先生弃工艺学后的年月,我们会看到,吴先生从留学到回国多少年来,崇尚美,探索美,寻找美,为美苦行,以美济世的理想,从一而终。无论是生活还是内心世界,即使经受严峻挫伤,也不曾动摇他的初衷,改变他依循的轨迹。

他热爱祖国,热血,始终不曾冷却。他探索坚守“形式美”“抽象美”,无怨无悔。他以鲁迅为精神导师,在他认准的前行方向里特立独行,即便寂寥寡和也持续不悖。他关心祖国在世界的艺术命运,主张“美术的‘立国之本’在于

美”。美育,在他心里也成为人生的理想和精神的标。

他热爱自然景色的灵魂,为寻觅自然之大美,常顶着太阳的火炎,忘我地游走大地,畅游墨海,苦行僧一般搜奇寻美,写生记录他心中神妙的物我合一的光明和觉悟。他热爱梵高为艺术发烧发狂的艺术激情,他坚信艺术在祖国,在故土,在苍天,在自己的心里,一生致力于古为今用中国画现代化,西为中用画民族化,赞颂生命美的力量。

他是时代的产儿,寻美的不眠者,在美术史的沃土漏夜耕耘,为祖国艺术面向世界的黎明奋斗。

吴冠中先生的一生智慧都在隐秘深层的肌体内流动着,喷涌着,生于逆境和苦难中,出乎常人的规制和预料外。一个“真”,一个“情”,使吴冠中先生的每件作品反过来印证着他自己,充满着他对美的热忱倾注和执着信仰。他的心

## 瓦屋山行思

杨献平

几年来,我竟然没有注意过这一座别致的山。我和他,在此前的时光里,就像是两个相互站立而不相互打望的朋友。好在,对于美好之物,我从不拒绝赞美,更不无视他们的存在。

进山之时,大雾并小雨。这种雨雾,在四川大多数地区,常见却也很美妙。但对于第一次来瓦屋山的我,这更像是一种拒绝。到雅女湖停车,在雨中,我没有看到更多碧蓝的,幽深的涟漪不断的水,可水走后和未来之前,湖底所呈现出的那种柔嫩的绿意,尤其是其中蜿蜒如音符的人形曲径,配上两岸山坡根部的白色民舍犹如置身于仙境。

这瓦屋山,若是在北方,肯定是一派刚雄之姿,尽管也会草木葳蕤,但绝

不会如此丰饶。而促成它的丰饶的,则是水,有水则万物生,有水则无论巨微,皆备灵性。可惜,待我进入瓦屋山深处,雨居然又大了。

上山,在索道之上俯瞰,白雾之中,草木静默,就连硕大的杜鹃花,也都有了倦色。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,这成片的骄傲的花朵,一朵朵一枝枝,似乎相顾无言。可细看,它们又是各自喜悦的,风雨本来就是常事,对于瓦屋山成片的杜鹃花而言,它们的经历与见识,要比我这样的中年人丰富与深刻得多。沿着木板铺排的道路前行,可以看到一些古树,苍苍郁郁,弯曲的和挺拔的,像极了人生。有些枝丫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,粗大的根部甚至开着红色的

## 石鼓如镜

侯军

那对石鼓俨然两个壮硕的大汉在守门,底座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画和纹饰,有宝塔有人物有云纹,皆是云南风物。只是两只石鼓材质,刻工略有不同。左边的石鼓显然是纯正的大理石,纹理细腻,质地纯净,而右边的那只却有几条白色杂质横贯鼓身,石头的质地也略显粗糙,而底座上的刻工,虽说也精细,气质却与另一只高下立判。一对石鼓有如此差异,原来这当中还藏着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——

秀水村素来文风鼎盛,自古有状元村的美誉。明代嘉靖年间,这里出了一个举人名叫毛德祯。他才识过人,仕途

顺遂,先是在山东青州任县令,后转任户部郎中,再升任云南大理府知府。他在大理为官清廉,办事勤勉,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。卸任还乡之时,行囊中除了简单衣物之外,只有几箱旧书。大理人为表谢忱,精选当地特有的石料,精雕了一对功德石鼓,为其送行。毛德祯深受感动,便收下了这对石鼓,作为返乡船的压舱石。谁知,这条吃水很深的小船却在返乡的水路上,引起一伙盗贼的注意。匪首打听到船上是个衣锦还乡的官员,动了贼心。他们把船劫持到寨子里,却搜不出任何金银财宝,只有两个大石鼓。匪首还不甘心,认定财宝就藏在石

最早说出把土地种出花来的,是一对大学毕业的情侣。他们回到家乡,流转一百多亩土地,种一种平凡而又骄傲的草:纹股蓝。这草在陕南乡下的田间地头、沟坡、溪河边普遍生长。不过他们种植纹股蓝时,这草早已名声大作,从云贵一带到陕南安康,这草入药入茶,被誉为“草人参”。

从小情侣到小夫妻,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也像这草,春种秋收,秋种春采。他们采纹股蓝盘曲如卷丝的芽尖,制成龙须茶;将纹股蓝的藤蔓、根茎收割晒干,卖到中药厂,制成纹股蓝甙片。纹股蓝花开如小米,那年我去采访他们时,正是纹股蓝把如米的小花开成田园上一片雪粒般的星空时。小夫妻俩种着五叶和七叶两种纹股蓝,五叶是甜蓝,七叶是苦蓝,甜的制茶,苦的制药。他们说,土地可以种出花来。我曾在他们说的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三十多年,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:平利。十万亩纹股蓝的种植让平利成为中国纹股蓝大县。

这个初夏的早上,阳光以折射的角度照亮我眼前一望无际的纹股蓝田园。如米的小花在阳光下闪闪碎银般的光。那光是点状的,呈现钻石的品格,一种乡愁像晨雾袅袅升腾。

在陕南安康,土地被种出花来,是近五六年的事。这变化是随着数年前一场油菜花节开始的。在汉江支流月河川道,十万亩油菜花每年春天以爆炸的色彩将整个安康染成金色。从那时起,安康每年的农事旅游由月河油菜花节开场,一直延续到深秋。四五月间的油菜花,花香充满天地之间,人走到哪里,哪里就跟着菜花香。这是大地上的花香,也是餐桌上的花香。安康的油菜花节让安康的热榨菜油名气再起:经过热锅翻炒,压机的挤压,保留安康最老的热榨油坊的品质——早在明清,安康菜油就由汉江水运下汉口,到江浙、上海,被南方人称为熟油。

凤凰山麓的坡地上,油茶树已经生长了近十年。茶花,茶油,是安康山地农事旅游的盛景,也带来安康蜂蜜生产的盛景。蜂群勤劳的身影,如今在安康有山有林有花的地方不歇地飞舞。茶花蜜、槐花蜜、海棠蜜、百草蜜,成为安康蜂蜜的骄傲。茶花蜜产自安康五十万亩茶山,槐花蜜产自秦岭巴山的中高山。海棠蜜是宁陕县海棠园村方圆近百里的名产,这里海棠成林,纯粹的蜜源成就独特的海棠蜜。而百草蜜,就是安康的草药蜜。自古秦巴无闲草,百草百药,草药蜜以清新的药味示人。一口草药蜜,让人想到山野的丰盛,天空的辽远,水声和鸟声的悦耳。今年春天,我还见识了一种“羊脂蜜”。那是在汉江边一个果林飘香的村子,一位返乡创业的汉子在自家近百亩山楂林里试养山楂花蜜。那蜜在初夏时节依然结晶,色泽乳白,颗粒饱满,食之颇有山楂味,所以给这蜜取名“羊脂蜜”!

入夏,渐渐直射的阳光催开了安康的万亩油牡丹。它们往往以村的建制盛开,在数十个油牡丹专业村,古老的庄稼让位于花朵,花朵迎游人,游人看到农民的笑脸。油牡丹让土地变得有灵性,专业村里没有成整的闲田闲地,所有能种能收的地头,油牡丹恣意地生长。初夏时节到安康的十个县区,都能看到花开富态的油牡丹,这一切催生着人的乡愁,乡愁里写着两个字——喜兴。

上周末回乡小聚,朋友领我去看芍药谷。这条长达三十余公里的沟,离县城十多公里,人口早已扶贫移民搬迁一空。沟是一条清水叠瀑的沟,也是一条绿色堆砌的沟。一沟两岸的田地遍种芍药,变成一条芍药谷。来自他乡的投资者,与当地农业合作社合作,正在这里兴建度假农庄。他们

是折射美的明镜。

他,在现实生活之外,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宇宙生活。他的“形式美”能闯过山峦森林,飞跃大地江河,透过万物心灵,伸向天宇,进入苍穹,自称“风箏不断线”,给我们留下很多模糊而清晰的想象时空。他常说,“小小的自我要求向宇宙扩展开去,人啊,总想在宇宙中驰骋,征服宇宙,获得最大的自由,所以人人欣赏‘气魄’‘气势磅礴’……”

今天,我们纵观吴先生的作品,会发现“形式美”是吴冠中先生灵魂的大象,借此,他映照了整个世界。他的“形式美”既是他生命的形式,也是他艺术生命的本质。“形式美”无界又无限,诞生于中西绘画高峰相会的灵魂里,万物的蛛丝马迹中,彩色雨的春天里,无我的心境中,中国的大地上,传统文化的精髓中……光亮熠熠生辉,每一个愿意见识它的人终会发现,它是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的另一条路,它使中国传统艺术气势磅礴地走向当代,走向世界。

也许“形式美”目前已成为美术界历史的话题,但吴冠中先生的艺术灵魂仍在中国美术界的星空长存不眠。他的“形式美”“抽象美”“风箏不断线”“风格是背影”等论断,依然存在当下,也必将存于未来。吴冠中先生艺术生命及其精神价值的延伸与继承,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、探讨,不断地阐述和认知。

美无界,艺无界,思无界,物无界,我无界。吴冠中先生的艺术,活在无界的自然和人性深处,活在诗的王国中,活在亦真亦幻的永恒里,那是他的灵魂对万物的想象和咏唱。“形式美”铸造了他,他为美而生,开辟美的新航道。

上图:2010年11月20日“吴冠中艺术回顾大展”在浙江美术馆开幕,观众在展厅里的吴冠中先生创作像前留念。

李 志摄(影像中国)

妖艳花朵。我不知道那花的名字,只觉得,事物之间的相互依附与成就匪夷所思,看起来朽而无用的,对其他生命来说,却是肥沃的化身之地甚至一展风采的疆场。

复步行,细雨敷面,偶尔的小风吹过,树叶上的水珠银子般跳下来,在湿润的土地上无声而灭。雨水时大时小,白雾包裹一切。人在其中,踩着流水,可以明显感觉到,这瓦屋山中,其实是没有人,在其中行走的人,都成了它的一部分。蓦然见瀑布,飞流直下,轰隆隆的声响,好像这山在自我捶打胸脯,并以此来进行一种锻炼或者向所有有灵性的事物进行诉说。

浩浩之水大都来自山顶。难以置信,山顶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水呢,而且不止一处,无休无尽。在一面瀑布前站定,闭上眼睛,那种持续的砸地的声音,忽然就到了身体里面。瓦屋山最大的瀑布为兰溪,在此仰望,方觉得万千事物,不过是稍纵即逝。

夜宿复兴村,这是瓦屋山下的一座羌族村子。村里的人至今还穿着羌族服装。山歌、酒歌和喜庆歌,朴素、真切,既有对历史和英雄的追溯与歌颂,又有自我内心情感的真切表达。听来令人倍觉苍凉,又富有美好的意味。

鼓里,他叫人打碎一个石鼓,依然不见财宝。这下,他才相信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清官——他们将毛德祯奉为上宾,留在寨中款待七天。在毛德祯的引导下,众盗决定金盆洗手,改邪归正。为表歉意,他们选取当地上好的青石,延请巧匠仿制一只大小形制一样的石鼓,以补其阙。七天完工之际,毛德祯登船告别,众人沿江鸣锣放鞭恭送以表敬意……

毛德祯回到家乡秀水村后,乡亲们闻知这段石鼓的佳话,决定把这对石鼓安置在村里最显眼的状元门楼两侧,以彰功德,教育后人。从此,这对石鼓也得到一个别名,被称作“廉石”。

我伫立在这对“廉石”的面前,不由得联想起苏东坡诗中的“廉泉”。其实,为官清廉彰显的是官员的人格力量,是自古为世人所公认的一种道德高标——试想,连盗贼都会在这种人格力量面前被唤醒良知,幡然悔悟,足见其精神力量是何等巨大。

我庆幸自己没有再错过这对石鼓,同时也想提醒后来者,来到贺州秀水村,这对石鼓是不能错过的——石鼓如镜,光可鉴人。

## 如花的乡愁

刘云

改造农房,修建游山步道,把芍药种在目光可及的地方。上到半山,眼前一片竹林中现出一个粉黛的山庄,我们在这山庄停步,享用一顿山野小餐。餐桌上都是这沟里的自产,竹笋、木耳、香菇、腊肉、乌鸡、火鸡……酒是自酿的包谷酒。山庄的主人夫妇才三十来岁,是当地的返乡创业农民,把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山庄专事旅游接待。听他们讲,这山庄已投入近两百万元,这是他们在外打工十余年的全部积攒。我们到时,山庄前的草坪上已停了四五辆小车,客人都是外地口音。他们是从网上查到了这处山庄。

小满过后,安康的月河川道、汉江谷地、南北二山,油菜收割了,小麦正金黄,接茬上场的营养钵包谷、水稻、露地菜蔬,再次以翠绿覆盖田地,庄稼花就要在夏天大面积上场。万亩明清老田的古风堰,方圆二十多里的山间梯田早已插上水稻。油菜过后是水稻,这是凤堰的农事谱。他们种油菜,既为榨油,也为城里人来观赏;他们种水稻,则把水稻种出大品牌,凤堰米远销大城市。一家来自广东的农业公司在此经营近十年,他们和凤堰人一起,把田地种出金子,把凤堰种成秦巴山里有名的乡村旅游景点。

夏天,水稻和莲藕在安康的水田里次第开花,三十万亩水稻,十万亩莲花,以绿示人,以稻花香、莲花香示人。早晨,它们勾勒晨光粗大的线条;正午,它们显示天地的云蒸霞蔚;晚间,它们目送太阳落山的背影。我行走安康城市乡间,常常感慨,世事如此变迁,我眼中的家乡农事依然蓬勃着,它让人留恋这片土地,感动于这片土地上平凡的景致和温情的故事。

秋天到了!安康乡间的金针花采摘季结束了。它们以黄金般的品质告别春天的抽条发叶,在秋天收获花枝,带着阳光干燥的气息走向远方,也向远方带去这片土地上的骄傲。秋天最后上场的是皇菊,它们同样以村的建制生长,在晴好的日子被采收。在观音河村,村上人对我说,他们采摘皇菊是在采摘“金瓜子”。质感丰满的皇菊,大规模地晾晒在村前广场和农家院坝上,似乎只用了四五天时间,就给供奉它们的村子铺上了一层硕大的黄金封面。在这菊香充盈、让人心胸开阔的日子里,你走到一个村子,就能读到如花的乡愁。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大地